



最是春光不能负

◎张海华

2016年3月5日,惊蛰。

早春三月,万物复苏。草长莺飞,生机勃勃。

在3月4日、5日两天,就乡土博物观察这个主题,我分别与两群孩子进行了接触。这两次活动,一次在教室内,一次在山野之间,不过彼此没啥关联,在两日内接连发生纯属巧合。但在事后,我却为此感慨良多,一时内心难以平静。

3月4日,课堂“神游”

4日,周五。当天下午,我受邀到市区某名校,给初二的孩子做一个关于“宁波博物观察”的小讲座,一节课的时间。这节课安排在放学前的最后一节。

初次来到这所学校,感觉校舍好气派,简直就像一所崭新的高校。当时心想,在这里读书的孩子好幸福。讲座一开始,我看学生们大都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,就说:“今天我并不是来上课,希望大家放松一点,无论是坐、站,还是靠着,甚至上台和我交流,请随意。”于是孩子们的脸上多了轻松的笑容,但还是有个学生轻声说:班主任坐在后面呢!意思是他们不敢太放肆。

我简单介绍了一些宁波的常见鸟类、蛙类及早春野花。“不久前一个阴雨天,我在月湖公园观鸟,逛了两个多小时,大家猜,我总共看到了多少种鸟?”当听说是16种的时候,好多同学都表示吃惊。我说,大家不要奇怪,其实鸟儿就在身边,只不过你们不去注意罢了。接着,通过一组照片,我具体讲述了翠鸟育雏的故事,同时指出了小学语文课本中翠鸟图被画错的地方。所有的孩子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,仿佛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

在讲蛙类故事的时候,小朋友们的热情进一步高涨,因为谁都没想到宁波居然也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蛙。有个男孩突然问:“你怎么不讲讲蛇?”“我是拍到过不少毒蛇,但担心女生会害怕,所以就没有准备照片。”我说。但听到教室里一大片深表遗憾的叹息声,我又说:“哦,还有一个文件夹里可能有蛇的照片,你们真的要去看吗?”“要!要!要!”孩子们齐声大喊。于是,我给他们看了毒蛇竹叶青的照片。“碧绿碧绿的,它真好看啊!”不知谁在感叹。

“这蓝色的小野花,是阿拉伯婆婆纳,在你们学校肯定也能找到。”我说。

“这花很常见啊,我见过,原来有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。”有孩子说。

“哦,不好意思,时间差不多了,再讲下去恐怕会拖课,影响你们周末放学了。”我说。

“要拖课!要拖课!要拖课!”突然间,孩子们又齐声大喊。看着孩子们充满期待的闪闪发光的眼睛,刹那间,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
继续讲了一会儿之后,我说:“今天就到这里,明后天就是双休日,希望你们玩得愉快,不妨去户外找一下我今天介绍的常见野花。”回应我的,是一阵如暴雨般猛烈的掌声。

走出教室,我看到,一位家长马上带刚放学的孩子去“转战”兴趣班了。另一名家家长说:“你讲得很精彩,不过这里的孩子的双休日基本上都被排得满满的,都要去上课,不大可能到野外去玩。他们是经过层层选拔才进入这所学校,几乎个个都是学霸,学习竞争激烈啊……”

我顿时觉得有点头脑发蒙,一种思维转不过弯来的感觉。



▶这只凤头鹰停在那里,足足让大家看了十几分钟。

大山雀
的博物旅行

3月5日,野外探寻

5日,周六。天气和暖,恍若初夏。

七八户家庭带着孩子,结伴去鄞州鄞江镇的樟溪畔踏青,开展自然观察活动。枫杨古树林里热热闹闹,好多人在野餐。但我们这帮人,不是抬头观鸟,就是低头寻花,在人群中略显“另类”。

“吱吱嘿!吱吱嘿!”几只大山雀在枝头跳跃欢叫。白鹭扇动翅膀,缓缓掠过宽阔而清澈的樟溪。“咦,新发现!这里有榭寄生!”顺着小美所指的方向,大家看到,在一株枫杨光秃秃的枝条顶端,两丛悬挂下来的绿色植物特别显眼。“这是一种寄生在大树上的植物,果实很漂亮。”小美说。

在人来人往的河埠头,长萼堇菜、碎米荠在石缝里悄然绽放,一副自在率性的模样。我喊大家过来看,于是大人孩子全挤在一起认真观察,拍摄。“瞧,长萼堇菜的蜜标!这是引导昆虫进来采蜜的‘指路牌’。”有人说。这句话,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兴趣。

一只褐色的蚱蜢跳了出来,趴在树干上,虫的体色与树皮浑然一体。不过,这逃不过两个小女孩的眼睛。她们学着我的模样,紧贴大树,仰头用手机拍摄这小虫,想把蚱蜢与树冠拍到同一个画面中去。

后来,我们沿着山脚的古道往溪流上游走去。路边,老鸦瓣、猫爪草、山矾等野花不时吸引大家俯身观赏。山坡上有很多属于丹霞地貌的岩壁,附近还有一座由丹霞石梁构成的“天生桥”。几个男孩从路边下坡,钻入了不断滴水的湿滑的桥下,看看是否有什么稀奇的东西,就当是“洞穴探险”。

“有鸟窝!”在继续前行的过程中,有孩子喊道。这是一个去年留下来的废弃鸟巢,碗状,几乎全用枯黄的芦苇细丝围织而成,颇为精致。我小心翼翼地用枯枝将它挑了下来,顺便给大家讲解了一下鸟巢的结构以及选材。“我要!我要!”几个孩子喊。最后由我做主,将鸟窝送给了一个当天过生日的小姑娘。她非常开心,捧在手里爱不释手。

最大的惊喜出现在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。我忽然看到,在约两百米外的树林边缘,一只猛禽敛翅停栖在树枝上。“有老鹰!”我赶紧招呼大家。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,举起望远镜仔细搜索。不过,由于多数人缺乏观鸟经验,因此尽管我用手指着远处那棵树,大家一下子还是找不到鸟儿。

“我看到啦!我看到啦!它的头部是深色的!”一个小名“小汤圆”的男孩说。“小汤圆”才读小学二年级,但已经多次参加观鸟活动,是个很机灵的孩子。

那是一只凤头鹰。尽管我们一大帮人吵吵嚷嚷的,但它足足在那里停留了十几分钟,还经常转头观察地面以寻找猎物。后来,所有人都看到了这只鹰,而且还看了个饱,连呼过瘾。大家感叹:猛禽就是猛禽,霸气,淡定,有范儿!就是这么两件小事。我却为此心情复杂。

从孩子们眼睛里闪现的晶晶亮的光——不管是来自那些“学霸”,还是趴在地上看野花的小朋友——都深深打动了我的心。这种光,毫不掩饰地折射出他们对春天,对大自然,对自由自在的渴望。

最是春光不能负。作为大人,我们有什么理由,让孩子们眼里的光芒黯淡下去?



大人孩子争相观赏凤头鹰。

宁波话趣谈

人像蛳螺 闲话介多

◎赵淑萍

蛳螺,宁波人称“蛳螺”。这不奇怪,宁波话中,有些词就是倒着说的。比如把客人叫作“人客”,“热闹”说成“闹热”,“着火”说成“火着”。

唐代中药学家,四明人陈藏器的《本草拾遗》提到“蛳螺”:“蜗篱,一名蛳螺,小于田螺,上有棱,生溪水中。寒,汁主明目,下水。亦呼为螺。”当然,蛳螺不仅仅生长在溪坑中,河塘湖泊,四处皆有。后不少药书也记载了蛳螺的医药功效,它可以消肿明目,醒酒解热。

蛳螺价廉味美。小时候,花几角钱,就能买回一大堆蛳螺,好歹也是一道荤菜。农村在没有用上自来水之前,人们爱护河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,河,十之八九是清的。夏天,小伙伴游泳,也顺便摸蛳螺、河蚌。在水中浸泡的时间长了,难免要挨骂,但是,端着一脸盆蛳螺进去,大人也就不言语了。这蛳螺吃前必须在清水中养上一天,滴几滴香油,以便把污秽排出来。那尖尖的“屁股”,须用老虎钳或锋利的剪刀割掉。于是,蛳螺又叫作“割蛳螺”。有老话“三十年夜下饭多,独差一碗割蛳螺”。

儿时,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。蛳螺在水里养上一段时间后,有些就吸附在脸盆壁上,并沿着盆壁慢慢向上爬,速度极慢,肉眼几乎看不出。于是,又有了“沿蛳螺”之说。“人像沿蛳螺一样,都挨在墙边晒太阳”,这话多形象!还有老话“蜒蚰蛳螺上宁波,只要日脚多”,比喻世上无难事,只要有毅力。蜒蚰是一种爬行很慢的软体动物,和蛳螺有得一比。上宁波,意为从乡下上城,路途遥远;日脚,日子,指爬行的时间。与此相似的还有“蛳螺沿过太白山”(此太白山在宁波境内,系鄞州、北仑两区界山)。

蛳螺的体积很小,只有拇指那么大。于是,看到那些话多的小孩,大人们就笑骂“人像蛳螺,闲话介多”。蛳螺壳很硬,在锅里爆炒,响声刺耳。如果人多嘴杂,就被说成“炒蛳螺”。

还有通用谚语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指的是在狭窄简陋的地方做成复杂的场面和事情。这里有一个传说。当初,抗金名将岳飞因“莫须有”罪名死于风波亭。他的尸体被狱卒连夜偷偷运出,在一个螺蛳壳堆场里埋了起来,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自己的儿子。20年后,岳飞沉冤昭雪,宋孝宗命人找岳飞遗骨。狱卒的儿子见布告后,贴一纸云:“欲觅忠臣骨,螺蛳壳里寻。”后来果真在螺蛳壳堆场里找到了一堂水陆道场。百姓闻之,纷纷趋往,把小小的螺蛳壳堆场挤得水泄不通。

蛳螺美味,有多种做法,可以爆炒,也可以烧汤。蒜香蛳螺、酱爆蛳螺、香辣蛳螺、蛳螺炒韭菜……皆是大众化的美食。宁波人吃惯了河鲜、海鲜,有一句“三日不吃鲜,蛳螺带壳咽”。绍兴一带,人们把“割蛳螺”说成“笃蛳螺”,于是,有“笃蛳螺过酒,强盗不肯走”的说法。作家汪曾祺在《故乡的食物》里如此写道:“吃蛳螺,谓可以明目。用五香煮熟蛳螺,分给孩子,一人一碗,由他们自己用竹签挑着吃……”当然,那是小孩子还不掌握吃蛳螺的技巧,蛳螺,要“喂”才能极尽鲜美之味。

河流被污染后,蛳螺就少见了。偶尔看见,也是心怀顾虑,不敢吃。心中甚是怀念儿时的美味。记得有一次,《东南商报》贴出一张“甬城摸蛳螺地图”,专门介绍摸蛳螺的好地方,如鄞州东钱湖、鄞江镇、奉化溪口等。看来,怀旧的人不在少数。

想起三十多年前,夏日,大人们收工回来。暑气已渐渐退去,在屋外摆好桌子碗筷,就着夕阳的那抹残红,沐着晚风,“蛳螺喂喂,酒杯摸摸”,岁月静好,十足惬意。